

也祖上在姑反羈貧上居冥
也下反繫也殆音待褒貶高瓦
也下反私攜手字上攜也不息巨
也下反拯濟上蒸字上聲也密故也不息巨
也下反晝暮上見云反禳滅安也究俱水
也下反撲滅上延木却而半反窮迫跳音
也下反篤鏤反窮迫跳音金鑑
也下反子敏上反俱全反謂條也

室羅伐悉底國周六千餘里都城荒頓墻垣
無紀宮城故基周二十餘里雖多荒圮尚有
居人穀稼豐氣序和風俗淳質篤學好福仰
藍數百圮壞良多僧徒寡少學正量部天祠
百所外道甚多此則如來在世之時鉢遷犀
那恃多王唐言廢軍舊日波斯匿訛略所治國都也

下音聶下音傍杙下音翼椿上音棧非也也拘昧下失也反頰毀徒上足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

室羅伐悉底國
劫比羅伐空窣堵國
拘尸那揭羅國

須達故宅也。善施長者宅側有大窣堵波是
鳩槃利摩羅唐言指蔓舊日
央掘摩羅說也。捨耶之處未覺
利摩羅者室羅伐悉底之凶人也。作害生靈
爲暴城國殺人取指冠首爲羣將欲害母以
充指數出尊悲愍方行導化遇見世尊竊自
喜曰我今生天必矣先師有教遺言在茲害

故宮城內有故基勝軍王殿餘址也次東不遠有一故基上建小窣堵波昔勝軍王爲如來所建大法堂也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舍遷闍鉢底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說也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工次東安者支是孫建之唐言善

法堂側不遠故基上有窣堵波是佛姨母鋤
遷闍鉢底唐言生主舊云波闍波提說也
苾芻尼精舍勝軍王之所建立次東窣堵波是蘇達多唐言善曰

佛殺母當生梵天謂其母曰老今且止先當
害彼大沙門尋即仗劍往逆世尊如來於是
徐行而退凶人指鬚疾驅不逮世尊謂曰何
守鄙志捨善本激惡源時指鬚聞誨悟所行
非汎即歸命求入法中精勤不忘證羅漢果
城南五六里有逝多林唐言勝材舊曰祇陀說也是給孤

是給孤是給孤

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良田宜植善
種即於空地建立精舍世尊即之告阿難曰
園地善施所買林樹逝多所施二人同心式
崇功業自今已去應謂此地爲逝多樹給孤
獨園

給孤獨園東北有窣堵波是如來洗病苾芻

獨園勝軍王大臣善施爲佛建精舍昔爲伽
藍今已荒廢東門左右各建石柱高七小餘
尺左柱鏤輪相於其端右柱刻牛形於其上
並無憂王之所建也室宇傾圮唯餘故基獨
一範室巋然獨存中有佛像昔者如來昇三
十三天爲母說法之後勝軍王聞出愛王刻

檀像佛乃造此像善施長者仁而聰敏積而
能散極乏濟貧哀孤恤老時美其德号給孤
獨焉聞佛功德深生尊敬願建精舍請佛降
臨世尊命舍利子隨瞻揆焉唯太子逝多園
地爽塈尋詣太子具以情告太子戲言金遍
乃賣善施聞之心豁如也即出藏金隨言布

轉六

土

給孤獨園西北有小窣堵波是沒特伽羅子
運神通力舉舍利子衣帶不動之處昔佛在
無熱惱池人天咸集唯舍利子不時從會佛
命沒特伽羅往召來集沒特伽羅承命而往
舍利子方捕護法衣沒特伽羅曰世尊今在
無熱惱池命我召爾舍利子曰且止須我補

竟與子偕行沒特伽羅曰若不速行欲運神力舉余石室至大會所舍利子乃解衣帶置地曰若舉此帶我身或動時沒特伽羅運大神通舉帶不動地爲之震因以神足還詣佛所見舍利子已在會坐沒特伽羅俛而嘆曰乃今以知神通之力不如智慧之力矣

轉六

三

林

舉帶窣堵波側不遠有井如來在世汲充佛用其側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中有如來舍利經行之迹說法之處並樹旌表建窣堵波冥祇警衛靈瑞間起或鼓天樂或聞神香景福之祥難以備叙
伽藍後不遠是外道梵志殺姪女以謗佛屍如來十力無畏一切種智人天宗仰聖賢遵奉時諸外道共相議曰宜行詭詐衆中謗辱乃誘雇婢女詐爲聽法衆所知已密而殺之埋屍樹側稱怨告王王命求訪於逝多園得其屍焉是時外道高聲唱言喬答摩大沙門常稱戒忍今私此女殺而滅口既姪既殺何

戒何忍諸天空中隨聲唱曰外道兇人爲此謗耳

伽藍東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提婆達多欲以毒藥害佛生身陷入地獄處提婆達多唐言天授

斛飯王之子也精勤十二年已誦持八万法藏後爲利故求學神通親近惡友共相議曰

我相三十減佛未幾大衆圍遙何異如來思惟是已即事破僧舍利子沒特伽羅子奉佛指告承佛威神說法誨喻僧復和合提婆達多惡心不捨以惡毒藥置指爪中欲因作禮以傷害佛方行此謀自遠而來至於此也地遂坼焉生陷地獄其南復有大坑瞿伽梨苾芻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瞿伽梨陷坑南入百餘步有大深坑是戰遮婆羅門女毀謗如來生身陷入地獄之處佛爲人天說諸法要有外道弟子遙見世尊大衆恭敬便自念曰要於今日辱喬答摩敗其善譽當令我師獨擅芳聲乃懷繫木孟至給孤獨園於大衆

中揚聲唱曰此說法人與我私通腹中之子乃釋種也邪見者莫不信然貞固者知爲訕謗時天帝釋欲除疑故化爲白鼠齧斷盂系斷之聲震動大衆凡諸見聞增深喜悅衆中一人起持木盂示彼女曰是汝兒耶是時也地自開坼全身墜陷入無間獄具受其殃

凡此三坑洞無涯底秋夏霖雨溝池泛溢而此深坑嘗無水止伽藍東六七十步有一精舍高六十餘尺中有佛像東面而坐如來在昔於此與諸外道論義次東有天祠量等精舍日旦流光天祠之影不蔽精舍日將落照精舍之陰遂覆天祠

勸覆精舍東三四里有窣堵波是尊者舍利子與外道論義處初善施長者買逝多太子園欲爲如來建立精舍時尊者舍利子隨長者而瞻撥外道大師求捕神力舍利子隨事攝化應物降伏其側精舍前建窣堵波如來於此摧諸外道又受毗舍佛建母請

受請窣堵波南是毗盧擇迦王舊日毗龍王說也與甲兵誅釋種至此見佛歸兵之處毗盧擇迦王嗣位之後追怨前辱與甲兵動大衆部著已畢伸命方行時有苾芻聞已白佛世尊於是坐枯樹下毗盧擇迦王遙見世尊下乘禮敬退立言曰茂樹扶疎何故不坐枯株朽葉而乃遊止世尊告曰宗族者枝葉也枝葉將危庇蔭何在王曰世尊爲宗親耳可以廻架於是覩聖感懷還軍返國

還軍之側有窣堵波是釋女被戮處毗盧擇迦王誅釋克勝簡五百女充實舍闥釋女憤恚怨言不遜詈其王家人之子也王聞發怒

命令誅戮執法者奉王教刑其手足投諸坑竚時諸釋女舍苦稱佛世尊聖鑒照其苦毒告命苾芻攝衣而往爲諸釋女說微妙法所謂羈縛五欲流轉三途恩愛別離生死長遠時諸釋女聞佛指誨遠塵離垢得法眼淨同時命終俱生天上時天帝釋化作婆羅門收

骸火葬後人記焉

誅釋窣堵波側不遠有大涸池是毗盧擇迦王陷身入地獄處世尊觀釋女已還給孤獨園告諸苾芻今毗盧擇迦王却後七日爲火

所燒王聞佛記甚懷惶懼至第七日安樂無危王用歡慶命諸宮女往至池側娛遊樂飲劫比羅伐窣堵國周四千餘里空城十數荒蕪已甚王城頽圯周量不詳其內宮城周十四五里壘甃而成基址峻固空荒久遠人里稀曠無大君長城各立主土地良沃稼穡時播氣序無愆風俗和暢伽藍故基千有餘所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國群盜五百橫行邑里跋扈城國勝軍王捕獲已挾去其眼棄於深林群盜苦逼求哀稱

葉波佛全身舍利並無憂王所建也從此東南行五百餘里至劫比羅伐窣堵國舊曰迦南國說也中印度境毗羅衛

猶懼火起鼓掉清流隨波泛盪熾焰颯發焚輕舟墜王身入無間獄備受諸苦伽藍西北三四里至得眼林有如來經行之所並樹封記建窣堵波昔此

而宮城之側有一伽藍僧徒三十餘人習學小乘正量部教天祠兩所異道雜居宮城內有故基淨飯王正殿也上建精舍中

佛是時如來在逝多精舍聞悲聲起慈心清風和暢吹雪山藥滿其眼已尋得復明而見世尊在其前住發菩提心歡喜頂禮投杖而去因植根焉大城西北六十餘里有故城是賢劫中人壽二萬歲時迦葉波佛本生城也城南有窣堵

作王像其側不遠有故基摩訶摩耶唐言夫大當夫人寢殿也上建精舍中作夫人之像其側精舍是釋迦菩薩降神母胎處中作菩薩降神之像上座部菩薩以溫咀羅頰沙茶月三十日夜降神母胎當此五月十五日諸部則以此月二十三日夜降母胎當此五月八日

轉六

六

菩薩降神東北有窣堵波阿私多仙相太子
處善薩誕靈之日嘉祥輻湊時淨飯王召諸
相師而告之曰此子生也善惡何若宜悉乃
心明言以對曰依先聖之記考吉祥之應在
家作轉輪聖王捨家當成等正覺是時阿私
多仙自遠而至叩門請見王甚慶悅躬迎禮
敬請就寶座曰不意大仙今日降顧仙曰我

在天宮安居宴坐忽見諸天群從蹈舞我時
問言何悅豫之甚也曰大仙當知瞻部洲中
釋種淨飯王第一夫人今產太子當證三菩提
圓明一切智我聞是語故來瞻仰所悲朽
耄不遭聖化

城南門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捕力擲象
之處太子伎藝多能獨拔倫匹淨飯大王懷
慶將返僕夫取象方欲出城提婆達多發憤
強力自外而入問取者曰嚴駕此象其誰欲
乘曰太子將還故往奉取提婆達多發憤引
象批其頸蹴其臆僵仆塞路杜絕行途無能

轉移人衆填塞難陀後至而問之曰誰死此
象曰提婆達多即曳之僻路太子至又問曰
誰爲不善害此象耶曰提婆達多害以杜門
難陀引之開徑太子乃舉象高擲越度城塗
其象墮地爲大深坑士俗相傳爲象塗坑也
其側精舍中作太子像其側又有精舍太子

妃寢宮也中作耶輸陀羅并有羅怙羅像宮
側精舍作受業之像太子學堂故基也

城東南隅有一精舍中作太子乘白馬陵虛
之像是踰城處也城四門外各有精舍中作
老病死人沙門之像是太子遊觀親相增懷
深厭塵俗於此感悟命僕迴駕

城南行五十餘里至故城有窣堵波是賢劫
中人壽六万歲時迦羅迦村駁佛本生城也
城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見父之處城
東南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
高三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
無憂王建焉迦羅迦村駁佛城東北行三十

餘里至故大城中有窣堵波是賢劫中人壽四萬歲時迦諾迦牟尼佛本生城也東北不遠有窣堵波成正覺已度父之處次北有窣堵波有彼如來遺身舍利前建石柱高二十餘尺上刻師子之像傍記寂滅之事無憂王之所建也

城東北四十餘里有窣堵波是太子坐樹陰觀耕田於此習定而得離欲淨飯王見太子坐樹陰入寂定日光廻照樹影不移心知靈聖更深珍敬

大城西北有數百千窣堵波釋種誅死處也毗盧擇迦王既克諸釋鴟其族類得九十九

百九十万人並從殺戮積尸如莽流血成池夫警人心收骸瘞葬

誅釋西南有四小窣堵波四釋種拒軍處初勝軍王嗣位也求婚釋種釋種鄙其非類謬以家人之子重禮聘焉勝軍王立為正后其產子男是為毗盧擇迦王毗盧擇迦欲就舅

氏請益受業至此城南見新講堂即中憩駕諸釋聞之逐而罵曰卑賤婢子敢居此室此室諸釋建也擬佛居焉毗盧擇迦嗣位之後追復先辱便興甲兵至此屯軍釋種四人躬耕畎畝便即抗拒兵寇退散已而入城族人以爲承輪王之祚胤爲法王之宗子最行凶

舉安忍殺害汗辱宗門絕親遠放四人被逐北趣雪山一爲烏仗那國王一爲梵衍那國王一爲呬摩哩羅國王一爲商殊國王奕出傳業苗裔不絕

城南三四里尼拘律樹林有窣堵波無憂王建也釋迦如來成正覺已還國見父王爲說

法處淨飯王知如來降魔軍已遊行化導情懷渴仰思得禮敬乃命使請如來曰昔期成佛當還本生斯言在耳時來降蹕使至佛所具宣王意如來告曰却後七日當還本生使臣還已白王淨飯王乃告命臣庶灑掃衢路儲積花香與諸群臣四十里外佇駕奉迎是

時如來與大眾俱八金剛周衛四天王前導
帝釋與欲界天侍左梵王與色界天侍右諸
苾芻僧列在其後唯佛在衆如月映星威神
動三界光明踰七曜步虛空至生國王與從
臣禮敬已畢俱共還國止尼拘盧陀僧伽藍
其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於大樹下東面

轉六九

而坐受姨母金縷袈裟次此窣堵波是如來

於此度八王子及五百釋種

城東門內路左有窣堵波昔一切義成太子
於此習諸技藝門外有自在天祠祠中有石
天像危然起勢是太子在袒裸中所入祠也
淨飯王自臘伐尼園迎太子還也遂次天祠

王曰此天祠多靈鑒諸釋童稚求祐必効宜
將太子至彼修敬是時傅母抱而入相其石
天像起迎太子太子已出天像復坐

城南門外路左有窣堵波是太子與諸釋揔
擊射鐵鼓從此東南三十餘里有小窣堵波
其側有泉泉流澄鏡是太子與諸釋引強校

能弦矢既分穿鼓過表至地沒羽因涌清流
時俗相傳謂之箭泉夫有疾病飲沐多愈遠
方之人持壘以歸隨其所苦潰以塗額靈神
宴衛多蒙療愈箭泉東北行八九十里至臘
伐尼林有釋種浴池澄清皎鏡雜花弥漫其
北二十四五步有無憂花樹今已枯悴菩薩

誕靈之處菩薩以吠舍併月後半八日當此
三月八日上座部則曰以吠舍併月後半十
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次東窣堵波無憂王
所建二龍浴太子處也菩薩生已不扶而行
於四方各七步而自言曰天上天下唯我獨
尊今茲而往生分已盡隨足所踏出大蓮花

二龍踊出住虛空中而各吐水一冷一暖以
浴太子

浴太子窣堵波東有二清泉傍建二窣堵波
是二龍從地踊出之處菩薩生已支屬宗親
莫不奔馳求水盥浴夫人之前二泉涌出一
冷一暖遂以浴洗其南窣堵波是天帝釋捧

接菩薩處菩薩初出胎也天帝釋以妙天衣
跪接菩薩次有四窣堵波是四天王抱持菩
薩處也菩薩從右脇生已四天王以金色冕
衣捧菩薩置金机上至母前曰夫人誕斯福
子誠可歡慶諸天尚喜況世人乎

四天王捧太子窣堵波側不遠有大石柱上

轉六

作馬像無憂王之所建也後爲惡龍羅羅其
柱中折什地傍有小河東南流土俗号曰油
河是摩耶夫人產孕已天化此池光潤澄淨
欲令夫人取以沐浴除去風塵今變爲水其
流尚膩從此東行曠野荒林中二百餘里至
藍摩國

轉六

藍摩國空荒歲久墮場無紀城邑丘墟居人
稀曠故城東南有甄窣堵波高減百尺昔者
如來入寂滅已此國先王分得舍利持歸本
國式遵崇建靈異間起神光時燭
窣堵波側有一清池龍每出遊變形蛇服右
旋宛轉繞窣堵波野象群行採花以散冥力

警察初無間替昔無憂王之分建窣堵波也
七國所建咸已開發至於此國方欲興工而
此池龍恐見陵奪乃變作婆羅門前叩象曰
大王情流佛法廣樹福田敢請紓駕降臨我
室王曰余家安在爲近遠乎婆羅門曰我此
池之龍王也承大王欲建勝福敢來請謁王
受其請遂入龍宮坐丈之間龍進曰我惟忘
業受此龍身供養舍利冀消罪各願王躬往
觀而禮敬無憂王見已懷然謂曰凡諸供養
之具非人間所有也龍曰若然者願無廢毀
無憂王自度力非其舊遂不開發出池之所
今有封記

轉六

十一

窣堵波側不遠有一伽藍僧衆甚矣清肅皎
然而以沙弥摠任衆務遠方僧至禮遇彌陀
必留三日供養四事聞諸先志曰昔有苾芻
同志相召自遠而至禮窣堵波見諸群象相
趨往來或以牙芟草或以臯灑水各持異花
共爲供養時衆見已悲嘆感懷有一茲芻便

捨具戒願留供養與衆辭曰我惟多福濫迹僧中歲月亟淹行業無記此窣堵波有佛舍利聖德冥通群象踐灑遺身此地甘與同羣得畢餘齡誠爲幸矣衆告之曰斯盛事也吾等始重智不謀此隨時自愛無虧勝業亦既離群重伸誠願歡然獨居有終焉之志於是

葺茅爲宇引流成池採掇時花灑掃瑩飾綿塵歲序心事無怠隣國諸王聞而雅尚競捨財寶共建伽藍因而勸諭屈知僧務自余相踵不泯元功而以沙弥揔知僧事沙弥伽藍東大林中行百餘里至大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踰城至此解寶衣去瓔珞命僕還處太子夜半踰城遲明至此既允宿心乃形言曰是我出籠樊去羈鎖最後釋駕之處也於天冠中解末尼寶命僕夫曰汝持此寶還白父王今茲遠道非苟違離欲斷無常絕諸有漏闡鐸迦舊日車匿說也曰詎有何心空駕而返太子善言慰喻感悟而還

迴駕窣堵波東有瞻部樹枝葉雖凋枯株尚在其傍復有小窣堵波太子以餘寶衣易鹿皮衣處太子旣斷髮易裳雖去瓔珞尚有天衣曰斯服太侈如何改易時淨居天化作獵人服鹿皮衣持弓負羽太子舉其衣而謂曰欲相貿易願見允從獵人曰善太子解其上

服授與獵人獵人得已還復天身持所得衣陵虛而去

太子易衣側不遠有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是太子剃髮處太子從闡鐸迦取刀自斷其髮天帝釋接上天宮以爲供養時淨居天子化作剃髮人執持鋸刀徐步而至太子謂

轉六

十二

曰能剃髮乎幸爲我淨之化人受命遂爲剃髮踰城出家時亦不定或云菩薩年十九或曰二十九以吠舍佉月後半八日踰城出家當此三月八日或云以吠舍佉月後半十五日當此三月十五日太子剃髮窣堵波東南曠野中行百八九十里至尼拘盧陀林有窣

堵波高三十餘尺昔如來寂滅舍利已分諸婆羅門無所得獲於涅槃船那唐言焚燒舊
闍維訛也收餘灰炭持至本國建此靈基而修供養自茲已降奇迹相仍疾病之人祈請多愈死炭窣堵波側故伽藍中有過去四佛座及經行遺迹之所

故伽藍左右數百窣堵波其一大者無憂王所建也崇基雖陷高餘百尺自此東北大林中行其路艱險經途危阻山牛野象群盜獵師伺求行旅爲害不絕出此林已至拘尸那揭羅國中印度境

拘尸那揭羅國城郭頽毀邑里蕭條故城輒

基周十餘里居人稀曠間林荒無城內東北隅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准陀舊曰純
訛也之故宅也宅中有井將營獻供方乃鑿焉歲月雖淹水猶清美城西北三四里渡阿恃多伐底河唐言無勝此世共稱耳舊云阿利羅跋提金河說也舊言謂之尸賴摩伐底河譯日有河西岸不遠至娑羅林其樹類榆而皮青白

轉六

十三

葉甚光潤四樹特高如來寂滅之所也其大輒精舍中作如來涅槃之像北首而卧傍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基雖傾陷尚高二百餘尺前建石柱以記如來寂滅之事雖有文記不書日月聞諸先記曰佛以生年八十吷舍法月後半十五日入般涅槃當此三月十五

日也說一切有部則佛以迦刺底迦月後半八日入般涅槃當此九月八日也自佛涅槃諸部異議或云千二百餘年或云千三百餘年或云千五百餘年或云已過九百未滿千年精舍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群雉王救火之處昔於此地有大茂林毛群羽族巢居穴處驚風四起猛焰騰逸時有一雉有懷傷愍鼓濯清流飛空奮翼時天帝釋俯而告曰汝何守愚唐勞羽翮大火方起焚燎林野豈汝微軀所能撲滅雉曰說者爲誰曰我天帝釋耳雉曰今天帝釋有大福力無欲不遂救災拯難若指諸掌反詰無功

其名安在猛火方熾無得多言尋復奮飛往趣流水天帝遂以掬水泛灑其林火滅煙消生類全命故今謂之救火窣堵波也

難救火側不遠有窣堵波是如來修菩薩行時爲鹿殺生之處乃往古昔此有大林火炎中野飛走窮窘前有駛流之阨後困猛火之

難莫不沉溺喪棄身命其鹿惻隱身據橫流穿皮斷骨自強拯溺蹇兔後至忍疲苦而濟之筋力既竭溺水而死諸天收骸起窣堵波鹿拯溺西不遠有窣堵波是蘇跋陀羅舊日須跋陀羅說也唐言善賢者本梵志師也年百二十耆舊多智聞佛寂滅至雙樹間間

阿難曰佛世尊將寂滅我懷疑滯願欲請問阿難曰佛將涅槃幸無擾也曰吾聞佛世難遇正法難聞我有深疑恐無所請善賢遂入先問佛言有諸別衆自稱爲師各有異法垂訓導俗喬答摩舊日瞿曇能盡知耶佛言吾悉深究乃爲演說善賢聞已心淨信解求入

轉六

十四

法中受具足戒如來告曰汝豈能耶外道異學修梵行者當試四歲觀其行察其性威儀寂靜辭語誠實則可於我決中淨修梵行在人行耳斯何難哉善賢曰世尊悲愍含濟無私四歲試學三業方順佛言我先已說在人行耳於是善賢出家即受具戒勤勵修習身

心勇猛已而於法無疑自身作證夜分未久果證羅漢諸漏已盡梵行已立不忍見佛入大涅槃即於衆中入火界定現神通事而先寂滅是爲如來最後弟子乃先滅度即昔後度蹇兔是也善賢寂滅側有窣堵波是執金剛躰地之處大悲世尊隨機利見化功已畢

入寂滅樂於雙樹間比首而卧執金剛神密迹力士見佛滅度悲慟唱言如來捨我入大涅槃無歸依無覆護毒箭深入愁火熾盛捨金剛杵悶絕躰地久而又起悲哀戀慕互相謂曰生死大海誰作舟楫無明長夜誰爲燈炬金剛躰地側有窣堵波是如來寂滅已七

日供養之處如來之將寂滅也光明普照人天畢會莫不悲感更相謂曰大覺母尊今將寂滅衆生福盡世間無依如來右脇卧師子牀告諸大眾勿謂如來畢竟寂滅法身常住離諸變易當棄懈怠早求解脫諸苾芻等歎歎悲慟時阿泥揷_{舊曰}^{盧骨}陀律訛_也告諸苾芻

轉六十五

芻止止勿悲諸天譏恠時未羅衆供養已訖欲舉金棺詣涅槃船那所時阿泥律陀告言且止諸天欲留七日供養於是天衆持妙天花遊虛空讚聖德各竭誠心共興供養停棺側有窣堵波是摩訶摩耶夫人哭佛之處如來寂滅棺發已畢時阿泥揷陀上昇天宮告

摩耶夫人曰大聖法主今已寂滅摩耶聞已悲更悶絕與諸天衆至雙樹間見僧伽胝鉢及錫杖拊之號慟絕而復聲曰人天福盡世間眼滅今此諸物空無有主如來聖力金棺自開放光明合掌坐慰問慈母遠來下降諸行法余願勿深悲阿難銜哀而請佛曰後世

問我將何以對曰佛已涅槃慈母摩耶自天宮降至雙樹間如來爲諸不孝衆生從金棺起合掌說法城北渡河三百餘步有窣堵波是如來焚身之處地今黃黑土雜灰炭至誠求請或得舍利如來寂滅人天悲感七寶爲棺千疊纏身設香花建旃蓋未羅之衆奉輿發引前後導從北渡金河盛滿香油積多香木縱火以焚二疊不燒一極襯身一最覆外爲諸衆生分散舍利唯有髮爪儼然無損焚身側有窣堵波如來爲大迦葉波現雙足處如來金棺已下香木已積火燒不然衆咸驚駭阿泥揷陀言待迦葉波耳時大迦葉波與五百弟子自出林來至拘尸城問阿難曰世尊之身可得見耶阿難曰千疊纏絡重棺周殮香木已積即事焚燒是時佛於棺內爲出雙足輪相之上見有異色問阿難曰何以有此日佛初涅槃人天悲慟衆湊建塗致斯異色迦葉波作禮旋繞興讚香木自然大火熾

盛故如來寂滅三從棺出初出臂間阿難治路次起坐爲母說法後見雙足示大迦葉波現足側有窣堵波無憂王所建也是八王分舍利處前建石柱刻記其事佛入涅槃後涅疊般那已諸八國王備四兵至遣直性婆羅門謂拘尸力士曰天人導師此國寂滅故自

轉六

十六

遠來請分舍利力士曰如來降尊即斯下土滅世間明道喪衆生慈父如來舍利自當供養徒疲道路終無得復時諸大王遜辭以求既不相允重謂之曰禮請不從兵威非遠直性婆羅門揚言曰念哉大悲出尊忍修福善跡歷曠劫想所具聞今欲相陵此非宜也今

三留人間八國重分天龍人王莫不悲感分舍利窣堵波西南行二百餘里至大邑聚有婆羅門家巨富確乎不離學究五明敬崇三寶接其居側建立僧坊窮諸資用備盡珍飾或有衆僧往來中路慇懃請留鑿心供養或止一宿乃至七日其後設賞迦王毀壞佛

法衆僧絕侶歲月驟淹而婆羅門每懷懇惻經行之次見一沙門厖眉皓髮杖錫而來婆羅門馳往迎逆問所從至請入僧坊備諸供養旦以淳乳煮粥進焉沙門受已纔一齊齒便即置鉢沉吟長息婆羅門侍食跪而問曰大德惠利隨緣幸見臨顧爲夕不安耶爲粥

轉六

十七末

不味乎沙門愍然告曰吾悲衆生福祐漸薄斯言且置食已方說沙門食訖攝衣即去婆羅門曰向許有說今何無言沙門告曰吾非忘也談不容易事或致疑必欲得聞今當略說吾向所歎非薄汝粥自數百年不嘗此味誼諱也宜共分之即作三分一諸天二龍衆

俯清流而滌器或以澡漱或以盥沐差乎今之純乳不及古之淡水此乃人天福滅使之然也婆羅門曰然則大德乃親見佛耶沙門曰然汝豈不聞佛子羅怙羅者我身是也爲護正法未入寂滅說是語已忽然不見婆羅門遂以所宿之房塗香灑掃像設儀肅然其

敬如在復大林中行五百餘里至婆羅痆女
反斯國舊曰波羅奈國
訛也中印度境

畫幅

大唐西域記卷第六